

民主和平论事证强国冲突影响世界和平

Harryanto Aryodiguno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Asistant Professor At IRSP President University)
赖剑文, 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不过实际上,该理论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保证民主国家会比其他体制的国家来得不好战。

民主和平论是相对发展较晚的一个理论。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期仍相当少见。虽然康德(Immanuel Kant)很早便提出这种理

论,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这个理论才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概念,虽然当时他仅是将宪法制共和国作为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康德的理论主张,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

要谈民主和平论,必然需要先定义“民主”与“和平”。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第二、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第三、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不过,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如何定义“民主国家”迄今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民主和平论”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20世纪版本,认为民主的体制有助于和平,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即使有冲突,也不至于武力相向。“民主和平论”隐含着一个个价值取向,亦即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必先走向民主,国际间的和平才有可能到来。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通常主张战争无关于民主或

独裁,而是有关力量的评估,最后决定了战争与和平。更具体的说,许多现实主义者批评将和平归咎于民主、自由或和平的理论。依据现实主义者的看法,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由于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所造成的。举例而言,Farber和Gowa(1995)发现民主与和平间的关系只有在1945年以后才有数据上的重要性,他并且将这种和平视为是冷战所人为制造的,也就是当共产国家的威胁迫使民主国家们互相结盟时。Mearsheimer(199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主张1945年前英美的和平是由于德国的威胁而形成的。Spiro(1994)找出了几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子,主张那些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证据可能并不如其他研究者所假设的那么大,并主张其他证据显示同盟国家之间的和平是来自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他承认民主国家之间可能有更大倾向会互相结盟,并将此视为是民主和平论唯一的真实影响。Rosato(2003)主张大多数支持民主和平论的重要证据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观察到的;并且发生于一个广泛的同盟内——这个同盟可以被视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结盟国家,并且由美国所主导和维持。Rosato的主要论点之一便是:虽然在冷战中

国从不曾与另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战争,但美国公开的或秘密的干预了好几次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举例而言,1973年在智利的政变、1953年在伊朗的政变以及1954年在瓜地马拉的政变,在Rosato看来,这些政变显示美国对于保持一个“帝国和平”的意图。

而对于这种批评的最直接回应,则主张在控制了同盟间的“共同利益”的变数后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仍然相当明显。至于批评提出的例子,Ray(1998)则反驳道这种根基于冷战上的解释应该也能预测共产主义铁幕国家之间会和平共处,然而明显的例外包括了苏联侵略阿富汗、越南战争以及中越战争。Ray也主张外部的威胁并没有排除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在当事国中有一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时,例如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马岛战争以及足球战争。同时,一个研究指出冷战的解释“会随着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国家和平相处时间的增加而落伍”。Rosato对于美国支配的主张也被批评并没有提供支持其理论的统计证据。一些现实主义的学者也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提倡者所提供的解释,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前后矛盾或论据不足的。Rosato(2003)批评了大多数对于民主

产生和平的解释,他主张关于根基于体制限制上的论点,是与民主国家不会较少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事实相冲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批评那些根基于民主价值重要性上的论点。而对于根基于更具责任性的领导人的解释,他则发现历史上参与花费高昂的战争时独裁国家的领导人比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更常被赶下台或惩罚。最后,他批评了根基于民主国家即使在危机时也彼此互信互重的论点,和民主国家必须说服不同团体和意见因而战时动员速度较慢、从而减缓战争爆发的论点,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另一个现实主义学者Layne(1994)分析了那些没有结盟的民主强国之间所发生的危机,他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在制度或是文化上的限制能阻止战争;的确,双方民间对发动战争都有强烈支持情绪,不过在所案例中,总会有一方最终判断自己无法负担战争的风险因而进行必要的让步。

Rosato的批评也被反批评,同时与现有的统计研究结果不符。Russett(1995)重新检验了Layne研究的一些危机的案例,并且得出了不同的总结;Russett主张对于对方是民主政体的认知能够避免或发挥主要影响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样

的,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虽然一般而言国际争议的结果大多是被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所强烈影响,但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这种对比就不再有意义;在这种状况下他发现危机的结果是独立于双方军事能力之外的,而这与现实主义的预期相反。最后,这两个现实主义者的批评都忽略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例如以下述及的赛局理论。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批评则聚焦于核武器在维持和平的角色上。对现实主义而言,这表示在核子强权之间的争议中,个别力量评估可能不重要,因为相互保证毁灭使得单独两个国家更难预料怎样的结果可以被合理的被称为“胜利”。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核子强权数量过少,无法作为民主和平论的证据,除了极小的一部份之外。此反驳理论即使将一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独立的核武器计画的国家也列入考虑,例如德国和日本,仍能成立。一些人则举出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卡尔吉尔战争来回复这种反驳。一些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并没有否认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确有其重要性,支持民主和平论的研究也证实了结盟关系和主要强国的力量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有影响。

日本财经低迷却增加军费

廖省:林越

国际媒体10月20日称,日元对美元继续贬值,达1美元兑150日元,创32年来新低。

日元贬值成这样,意味着日本举国积攒的财富,一部分就这么轻飘飘地蒸发了。

据日本政府2022年的经济预期,估计国内生产总值(GDP)达557兆日元,稍有增长。但以暴跌后的汇率计算,这个数额只值3.7兆美元。这意味着时隔30年,日本GDP再次低于4万亿美元,甚至还不如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时的水平,情况不容乐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把汇率暴跌的原因归咎于“投机”,财务大臣声称不惜一切代价,干预汇市阻止日元贬值。其实只是动用外汇储备,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给日元汇率托底。这招在9月

份就已用过,创造单周抛售197亿美元的纪录,但效果甚微。

数据显示,一个月来日本外汇储备减少了540亿美元。日本虽有1.23兆美元外汇储备,但日元单日交易规模将近5000亿美元,若以单边干预汇率,能维持几天?如果再大量抛售美债,舒缓日元的汇率压力;理论上确可行,但肯定会引来美国的“大棒”。

专家分析,自去年始,华尔街及国际资本就布局“做空”日元汇率,只要日元下跌,资本就能挣钱。日元的金融措施进退失据,美国已加息至3.25%,日本却仍是-0.1%的负利率。巨大利率差导致资本大量卖掉日元,买入美元美债,加大日元贬值压力。

加上俄乌冲突,导致物价暴涨,日本的出口已不能垫付进口物资的需要,怎么

办呢?政府只能卖掉日元,换成美元用来进口,日元贬值成了不可抵挡的趋势。日本既要托底疲软的日元,要购买越来越贵的物资,美国加息又抽走了日本国内的美金。

面对困境,日本却不敢加息。一方面担心抑制内需,使经济崩溃,另一方面和日本的“天量国债”有关。为了刺激30年不增长的经济,日本央行使动印钞票,资产负债表由2014年的160兆日元增至730兆日元。央行又拿着新印的钱去购买股票、国债等,其影响是造成日本债务过高,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加息带来的高利率。至6月末,日本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达1255兆日元,让日本国债一跃成为世界三大泡沫之一。

众所周知,日本是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以前靠着出口电子产品、半导体、汽车

三大产业赚取大量外汇。但是由于战略短视,家电市场已被中国超越;半导体被台湾和韩国所取代。日本“横行天下”的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三菱等汽车工业,因为对“电动汽车”的轻视,如今已在世界市场逐渐缩小了“领先优势”。

《亚洲周刊》第1期刊载自由新闻人本田善彦文章《日本军费增税重挫岸田声望》称:“日本内阁会议12月16日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三份安保文件的修订,提高防卫省预算,2023至2027财年的国防开支为43兆日元(约300亿美元),未来五年的防卫预算增加56%,将防卫经费由目前相当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提高至2%,佔政府总支出10%左右。”

日本调整新安保战略,一方面将中国明定为国际秩

序上“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另一方面表明日本将具备能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岸田文雄在记者会说:“这是在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范围内的应对。”露出了“复辟军国”的野心!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指出,岸田政权若将此计划落实,日本的军事开支即超过了印度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三名。岸田政府特别突出“反击能力”的措施引起国内外各界的争议,被质疑违背“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日本国宪法》。美国政界却不置一词,显然和岸田已经沆瀣一气。

为了应对新增的军事开支,党内威望已亮红灯的岸田却主张“增税”,这对已疲弱的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打击。《每日新闻》12月18日报道,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存25%,跌了6%;不支持率为69%,上了7%。另外,11月20日的民调有43%受访者希望岸田尽快下台,支持他执政的仅14%。外界有议论由

茂木敏充或河野太郎接班的可能。

日本媒体12月26日称,岸田决定撤换卷入政治资金丑闻的复兴大臣秋叶贤也。秋叶可能27日离任,成为岸田内阁10月以来第四名去职的大臣。据闻,岸田还决定撤换因歧视性言论引发争议的总务政务官杉田水脉。这些将对岸田的声望加重打击。

岸田内阁近期压力重重,他也曝出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有近百张“空白发票”的问题。他阔别财经困局,以为增加“军费”能获得右翼的支持,恐怕事与愿违。日本为讨好美国,频繁在印太海域参加军演,却引来中俄更具针对性的“联合军演”!

日本右翼在美国的“保护”下,没有对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家、民众诚心谢罪,交出被侵占的“琉球王国”、钓鱼岛……却妄图以频繁“军演”、增加“军费”来扶持经济、挽救“国运”的滥招,必将被公平正义、道德轮回的历史巨轮碾得支离破碎!

雅加达:孟迪

(接上期)挥别了满身油污的老板和小樊。我望着茫茫前路和天上不停飘落的雪,有点迟疑。但票都买了,只能义无反顾的上山。

雪不停的飘着,重重的压在松树顶上,压在我们身上。四周又静得没半点声响,听不到潺潺流水,也听不到虫鸣鸟叫。如果不是这纷纷扬扬的棉絮不停在飘,还真以为地球已经停止了运转。

山路渐渐陡峭,走了一段路就真觉得有点吃不消了,山路上的雪和街道上的雪,走起来还真不是不一样。街上的雪是实的,路面也平坦,吃起来并不吃力,而山路因少人走,是松软的,一脚踩下去就深入小腿肚,拔出来再深进去,又要往上爬,所以很费体力。就算踩着人家留下的脚印走,也一样辛苦。不过,想到前有古人,心里就踏实些。

友人给我摘了根树枝当拐杖,一路一撑的往山上走。到了一个岔路口,见有三个小女孩在那儿气喘吁吁的在路旁喘气。我们上前问道:往左往右啊?她们喘着气说:见你们上来,正想问你们呢!友人大声引用小樊的话说:跟着脚印走不就得了?脚印?三个女孩瞪大了眼,什么脚印?

雪地上的脚印啊!友人指着雪路说。

那是我们的脚印啊!三个女孩苦着脸说。

这时轮到我和友人张大了眼。

我的天!原来真是前无古人啊。我们跟着脚印走,脚印的主人还在等着我们指引方向呢。

歇了一阵,其中一个女孩问我们是否继续前行,还是下山?下山的话把这家伙带下去,吵吵闹闹的,老说要回去!说完指指其中一个。那个女孩很委屈的说实在走不动了。

既然同一条船上,大家开了个小组会议,投票表决了要走的路向,然后上路前行。毕竟是年轻人,就会功夫,就一见高下。三个小女孩一下子跑得不见了踪影,我还在那儿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挪,吃力的往上走。

山路越走越陡。我彻底放弃,在一棵倒在路旁的松树干上扫掉积雪坐着休息。然后对友人说,你走吧,上山去吧,别理我了。我在这儿等你。

没了我的拖累,友人就像脱缰的马儿一样,一下子蹦出了老远,然后也不见了踪影。我在那儿听着无声的世界,看着静止的树林,还有那轻飘的雪花。半晌,手机响了,友人在电话那头兴奋的说到山顶了,不过,山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平原,我们被骗了。

雪乡行

他说。呵呵,被骗了吗?山顶上没什么看头,可沿途的感受一样很值啊。

我怕呆坐在雪地里会冻僵了,就自个儿下了山,友人又一通电话过来,惊慌失措的问你在这儿啊?怎么树干那不见你?我走走停停的等他也下了山,那几个小姑娘坐上了摩托车车呼的一声从我们身边驶过,比我们更快下到山脚下。

原来约好大巴的大姐回程坐她清晨五点半的车,但因为太累了,睡过头,就搭中午12点到长汀的散车离开了雪乡。车上除了游客,也坐满了当地人。迟些上车都没地方坐了。听说车费原来就七块钱,现在涨成十块了。不过,如果搭这上山就不管有没有门票了。

车子四点钟到长汀,我们心急赶不及搭到哈尔滨的金龙大巴,车上那些人说不用担心,我们这车不到,那金龙是不会开走的。果不其然,我们到的时候,那金龙还真在那儿等着呢。只是车上早已坐了人,我们这车一到又带来了几个客,我们没跟人家挤,最后上的车,车上早没了座位。司机说路上有下的,叫我们先将就一下。我们听说客运

站有车到牡丹江,决定改搭客车。

长汀街道宽整洁,但路上不见三轮车,也不见“的士”。我们只好走着去客运站,路上问人都说,不远,转弯就到,可是转弯还是没见客运站的影子。最后终于找到时还真把我们吓一跳,这个客运站只是个小店,里边连个洗手间都没有,我们急得不行只好跑到后面空地上去解决。

长汀到海林,车费5元。4点30分,女售票员打电话叫来了小,一路颠簸的把我们送到海林到牡丹江的车上。一路上还见到不少“减速条”(polisi tidur),路面也坑坑洼洼的,实在难受。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国内见到“卧警”。

从牡丹江搭夜班火车到哈尔滨,凌晨一时抵达。我们买的是卧铺,睡前服务员来收了车票换给我们一张卡,以便半夜到站前他可以正确找到该站下车旅客的床位。临到哈尔滨时服务员过来把我们叫醒,当时睡意正浓,醒来时匆忙穿衣穿鞋提行李,忙乱间一时找不到上车时服务员给的车票对换卡,不把车票换回到时就出不了站了。折腾半天,车快进站了。把同一车厢的其他两位乘客都吵醒了。紧要关头竟然被我从外套袋里摸

了出来,很奇怪刚才怎么尽找不着呢?

在哈尔滨又住了两个晚上。去了位于中央大街那家闻名的“华梅西餐厅”吃俄罗斯餐,这是在返程车上偶遇的背包族给我们介绍的,说到哈尔滨一定要去尝一尝,价格实惠味道好。一份2人套餐才卖68块钱,2份牛扒,2条虾,沙律,炸洋葱卷,灌羊肉,酸黄瓜,还有哈啤。真是物超所值。他们那面真是超软超香,出来时看到哈尔滨人在餐厅外卖部那里排队买面包,我们则到对面餐厅买了棒冰冰淇淋在冻人的街道上啃。然后顺着中央大街往下走到松花江边,在“防洪抗灾纪念碑”前照了相,在结了冰的松花江面上遛达,看人们在冰面上坐马车,骑马,放风筝,踢足球……

知道了哈尔滨夜里的门里乾坤,门外冷清门里火热,我们这可以随心所欲的吃到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在一家叫做“到家尝”的餐馆前,伸长颈项往里望也望不出个什么名堂,但推开冷冷清清的大门,就见里边坐满了人,一片热闹。我们点了一碟咸鱼窝头,一个水煮肉(辣到飞起!),4根大骨头,炒了一碟青菜。当然还免不了要了两瓶哈啤。

吃完饭,到中央超市去买土特产:长白山人参,木耳,哈肉联的熏肉,秋林红肠,还买了俄罗斯大列巴面包和好几瓶格瓦斯。

这大列巴格瓦斯也是那个背包族介绍的,格瓦斯说是由面包制成的一种俄罗斯饮料,其他地方是喝不到的。一回到哈尔滨我们一见到就买来喝,生怕一离开就喝不到了。还买了好几瓶带回珠海去让阿坚跟李也尝尝。

转眼又到离开的时候了,清晨六点出来“打的”,正好是出租车交接换班时间。车上坐有两名司机。一路上司机们又跟我们话家常,我们才知道哈尔滨原来是来自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渔港发展而来的。然后又说今年哈尔滨的雪下得少,整个冬天就只下过一场大雪。雪都下到南方去了,你看南方那个雪灾啊!哈尔滨也因此还搅了几次人造雪呢。以前住在宁波时政府在夏天会向天空开炮搞个人造雨,没想北方却搞出人造雪来了。

到了民航售票处搭机场大巴,司机又搬出大铁链来链行李,还凶巴巴的叫我把手提行李也锁在那。我说那里头可是笔记本电脑啊,谁知他却却不以为然的说:笔记本!笔记本什么了不起?人家几百万也往那儿放。到了机场,过关时X光扫描了还不算,还叫把笔记本拿出来看一看,验明正身才叫过关。

十点多钟,我们乘搭南航飞离了哈尔滨。
写于2008年2月
2022年12月修改
(全文完)